

小米 小车 小曲

□赵红 惠婷 张晶晶

题记

来自巴颜喀拉山的雪水，流经黄土之上，泥沙铺散在千里平原。

九曲黄河，昂首向东去。

长流浩瀚，在其迤邐东行的两个拐角之处，延安和安阳，两座古城，在延绵的黄河边静静卧伏。

两地以同一个“安”字命名，寄托着人们对安稳、安宁、安居乐业的期盼。毕竟，带来沃土的黄河，也曾一次又一次换来洪患之难，带来无妄之灾。

吃苦耐劳，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。自古以来，不屈服、不认输的韧劲儿，就是黄河流域人民顺应自然、安身立命的根基。

位于一河两地的陕西延安和河南安阳，在彼此相通的黄河文化血脉中，先后孕育出两地共同的精神力量。

2022年10月28日，习近平总书记 在河南安阳考察时强调，红旗渠精神同延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，是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，永远震撼人

心。今日，在纵向的历史深处，透过表象，我们尝试去挖掘延安精神和红旗渠精神的相似性、规律性，借由一些细微载体，试图寻得两地精神一脉相承的神秘连接。

那是一个时代和另一个时代留下来的印记。

不灭的精神，凝固在历史长河的瞬间，化为永恒的诗篇。

你品，这是同样一碗小米汤。在不同的时空里，它都养育出了同样伟大的英雄，一群人在陕西延安，一群人在河南林州。

你看，这是同质地的两架水车。一架车纺线，纺出了一个新中国；一架车开山，重新安排了河流。

你听，这是两地百姓劳动时的呐喊，热血在沸腾，文化的力量在流淌。

同时首批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，革命时期的延安精神和建设时期的红旗渠精神，都蕴含着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关键词，两个时期在物质食粮、劳动工具、思想情感方面有着令人讶异的一致性。

如今，小米依旧养育着一代代人，小车进了纪念馆，小曲成了传唱的经典。生生不息的文明依旧穿越百年，一脉相承。

一碗耐贫耐旱的小米

深秋的阳光洒下，投在黄土高原的田畴上，泛黄的谷穗沉甸甸地弯着腰。

延安的谷子熟了！

谷子，脱了壳就是小米。它耐旱，也耐贫瘠。在山上，在洼里，在沟渠，只要撒下种子，就能靠天生长。

不向环境屈服的劲头，像极了那些种小米的人。

当延安的谷穗尚在田里，刚刚弯下腰的时候，林州的谷子已经被碾成小米，颗粒归仓了。

养育延安革命者和红旗渠修渠人的，都是小米。

“粟”这个字，甲骨文已有记载。早在3000余年前，它就是中国人了的主粮了。

延安和林州如今大规模种植小米，分别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品牌，“延安小米”和林州的“洪河小米”已经走向了全国。

在延安，小米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，除了家喻户晓的“小米加步枪”，我们还听到一段关于“鲁艺咖啡”的故事。

当时，一批优秀艺术家从海外回国后奔赴延安，习惯在国外喝咖啡提神的人们，在延安喝不到咖啡，所以就发明了自己的“鲁艺咖啡”。

著名作曲家冼星海海的妻子，把黄豆、红枣磨成粉，再兑一点小米粉进去，用开水冲泡，“鲁艺咖啡”就做成了。

“里面没有一丁点儿咖啡，但他们将此当成咖啡来提神。冼星海就是在延安窑洞的昏暗灯光下，喝着‘鲁艺咖啡’，用六天六夜，谱写出了传世经典《黄河大合唱》。”延安革命纪念馆党委书记、馆长刘妮说，“‘鲁艺咖啡’的出现，让我们看到青年革命同志面对困难的乐观精神。”

刘妮是土生土长的延安人，从事延安精神研究和讲解工作已逾30年。

“延安时代，种小米是实实在在的劳动生产任务，每个人都要种小米，领袖、干部也一样。”刘妮说。

十几岁就随家人从河南巩义逃荒到延安的侯秀珍，今年已77岁了，曾当过南泥湾村的党支部书记。3年前，她把自己的家建成了家风馆。印象里，当年到南泥

湾时，尘土飞扬、土路难行，如今延安处处绿水青山，她说，这里始终不变的是“自己动手、丰衣足食”的奋斗基因——延安的今天还是靠一代代人干出来的。

她回忆，初来延安时吃不惯小米，“过去的小米很涩，还没有老家的玉米糝好喝”。

回顾当年，就是这一碗涩口的小米汤，滋养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。“吃小米饭，攻理论山”，是党在延安时期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

同样的一碗小米汤，也融入了林州人的血脉，林州与小米的情谊深沉又复杂。

饥荒年代，林州人对粮食的需求紧迫，“早上糠，中午汤，晚上稀饭照月亮”，还有一句俗语“稀汤灌大肚”，这是当时生存条件的真实写照。

当时的林县（1994年林县撤县设市，改名林州市）县委书记杨贵在红旗渠建设工地上查看工程进度时，炊事员看杨贵干活太累，偷偷给他蒸了一碗小米干饭。杨贵很生气：“群众吃啥我吃啥，这米饭谁蒸的谁吃！”最后，这碗干饭被倒进大锅里煮成了粥，30个人分着喝。

当年红旗渠的最小修渠人张买江回忆，小麦是细粮，小米是粗粮，那时的小麦能换更多的小米。林县人为了多出几两口粮，许多人步行几十里去山西用小麦换小米。

“咱用一斤小麦，可以换一斤二两带壳的谷子。这些谷子能出七两小米、五两糠。山西人觉得长在河南的小麦品质好，所以也愿意跟咱换。”张买江说，小米也经得住吃，为了腾出更多粮食填饱肚子，多出的二两糠，哪怕是糠，也要换来吃。但粮食终是不够吃，女人没有奶水，就把小米熬成米汤、米油当奶喂给孩子喝。

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郭子玉小时候常听奶奶讲，小米是金贵的粮食，小米干饭要尽着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吃，他们吃饱了，才能养活一大家子。

“多少林州儿女，都是被那一碗小米汤喂大的。”

两架生性倔强的小车

延安和红旗渠，主要生产劳动工具都是一架木制的简易“小车”。

延安大生产时期的纺车，被延安人评价为“一架小纺车，纺出一个新中国”。

修建红旗渠时的运输工具小推车，推出了“重新安排林县河山、筑成人工天河”的红旗渠。

凭着一双手和两架小车，瞄准目标、弓腰前行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延安和红旗渠向困难开战了。

1941年至1942年，由于敌人封锁，边区军民无饭充饥，无衣御寒，更没有办公用的纸张。

饿死呢？解散呢？还是自己动手呢？毛泽东主席在生产动员大会上亲笔题词：“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”。由此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。于是，纺车也成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房间里的“标配”，工作间隙，他们就坐下来摇起纺线车。

著名作家吴伯箫创作过一篇散文，题为《记一辆纺车》，文中说：“那是盛大的节日里赛会的场面，只要想想，天地是厂房，深谷是车间，幕天席地，群山环拱，怕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地方，哪种轻工业生产，有那样的规模哩”“那哪是竞赛，那是万马奔腾，在共同完成一项战斗任务”。

修渠时期的小推车，是北方山区农村常见的物件儿。它只有一个轮子，左右两个把手，两边是木制的车架，使用时将带儿挂在肩部，物品放在两个车架上保持平衡，推着就能向前走。在太行山陡峭崎岖的山路上，它灵巧便利，能自由穿梭在汽车、马车到不了的山间小道，当时的石灰、石头、炸药，以及修渠民众所需的生活物资几乎全靠它来运送。

“过去在林县农村，评价一个劳动力怎么样，往往看这个人能推多重的小推车。”郭子玉说。

林县人推小推车与别处不同。一般推车者休息时，都是按先来后到的次序摆放车子，而林县人则是第二个来的一定要先把车放在第一个人的前边，第三个放到第二个的前边，为的是歇完脚再出发时，后来者更容易抢到头里去。越是后来者，就越要把车放到最前面。

林州市市歌《推车歌》这样唱：山里的人咱生性犟，后面来的要往前边放，就住那前边放。

“因为林州人的骨子里永远不甘落后、争先恐后。”郭子玉说。

林州口音和河南大部分地区的口音都不同，是短促的爆破音，声母读得沉重、响亮，节奏长，韵母读得轻、低、节奏短。红旗渠开建时，时任林县县委书记的杨贵刻意请来当地干部作战前动员。

干部：“敢不敢？”

百姓：“敢！”

干部：“干不干？”

百姓：“干！”

呼号震天响。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开进了山间。

红旗渠修成之后，受困于贫穷的林县人依然会遇到生活难题。太行山里的人吃苦耐劳，倔强的林县人宁可拎把锤子去打工也从不要饭。

“别的地方的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儿，比如当泥瓦匠、掏下水道，只要有口饭吃，林县人都愿意踏踏实实干。”

在林州方言中，他们从不说自己是去“打工”，而是说“做活”。他们用一双结实的手，在天南地北把一砖一瓦建成大厦高楼。

凭着一口气，凭自己的硬本事，林州人人体面地往前走。

吼一嗓与天搏命的劳动号子

“嗨！甩开膀子抡起锤哟，咱把那大山当鼓擂呀！”

这是陕北的《采石歌》，唱起号子、抡起大锤，呼号声洪亮短促，人们统一劳作、干劲冲天。

在沟壑纵横的黄土地上，陕北民歌是

恶劣环境下人们发出的呐喊声。

贫瘠荒凉的土地，养成了陕北人特别能吃苦的坚韧品格，也养成了他们乐观的品性。

刘妮说，在延安时期，鲁艺在陕北开展大规模的采风活动，陕北民歌、秧歌在和艺术家们的相遇、碰撞中互相滋养，诞生了大量的新民歌、新秧歌剧，如人人耳熟能详的《山丹丹花开红艳艳》、《兄妹开荒》。

新民歌孕育出一个火热、奋进的陕北，黄土大地热腾腾地升起希望。

红旗渠修渠时亦然。吼一嗓子劳动号子，“嘿哟！嘿哟！……嘿哟！嘿哟！”十多万林县人创造出了奇迹。他们喊出劳动口号：“一颗红心两只手，自力更生样样有”“领导干部能搬动石头，群众就能搬山头”。

林州人人都会唱的《推车歌》里写道：“推着那小推车呀，从春天推到秋天；推着那小推车呀，从山下推到山上，推出来大军十万出呀么太行。”

《推车歌》曲作者王志敏说：“时代的印记是不可磨灭的，延安的红色歌曲，对我们的启发和教育非常深刻，《黄河大合唱》、宝塔山和延河水都是深深的时代烙印。”

王志敏还谈到《保卫黄河》，30年前，他曾任指挥带领一个合唱团获得河南省合唱比赛第一名，当时选择的曲目，第一支就是延安时期的《保卫黄河》，第二支才是自己谱曲的《推车歌》。

“它的气势、气魄不凡，内涵非常丰厚，真正表达了中国人民不怕任何灾难和敌人的大无畏精神风貌。延安是难忘的，延安红色歌曲和文艺作品，厚重地铭刻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上。”

今日之延安，已难觅黄土高坡沙尘飞扬的场景。退耕还林20余年，陕北大地由黄到绿，山河焕装，气候宜人，森林覆盖率53%，一年有329天空气质量优良，成了夏季避暑度假的好去处。

今日之林州，也不再是“山中中小县”的样子。城市道路宽阔整洁，高楼鳞次栉比，城厢外绿意盎然。太行山里的林州，北调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正式通水，林州市民全部喝上了甘甜可口的丹江水。

毛泽东主席称赞延安大生产运动是“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奇迹”，周恩来总理称林县红旗渠是“新中国奇迹”。

两大奇迹，让延安市委党校副教授刘杰非常感慨。回顾百年，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，在不同时期、不同环境、不同挑战面前号召群众、带领群众奋斗前行。

“回望延安十三年和红旗渠建设时期，小米、纺车、小推车，两地历久弥新传唱至今的歌曲，这些特定的符号，都是那个时代的印记。”刘杰说，历史无时不在塑造着民族的集体记忆，延安精神和红旗渠精神，都是党顺应民心，依靠人民最大程度发挥主观能动性，进而求解放、求生存中体现出的精神品格，“它们的当代价值在于，让我们能够找到信心和借鉴，汲取共同前行的动力。”

只有回答了“我从哪里来”的问题，才能思考“我到哪里去？”

长河浩荡，昼夜不止，历史在哺育今天，也将映照未来。⑫5

制图/肖晓辉

□方舟 张冬云

2022年10月28日，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的红旗渠考察。他指出，要用红旗渠精神教育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，社会主义是拼出来、干出来、拿命换来的，不仅过去如此，新时代也是如此。河南作为红旗渠精神诞生地，弘扬红旗渠精神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。近日，著名作家、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李佩甫接受采访，回忆了他作为电视连续剧《红旗渠的故事》《红旗渠的儿女》的编剧，与红旗渠的深厚渊源。

当年为创作剧本，李佩甫深入采访一年多，直接受访者100余人，积累了几十万字的采访笔记，最终成稿的剧本既脚踏实地又高屋建瓴，为两部电视剧的成功奠定了基础。

回忆起创作电视剧剧本的经历、感受，李佩甫感慨万千。

27年前的1996年，李佩甫第一次来到林州。未见红旗渠，先看到了太行山：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太行山，第一印象是刀砍斧劈、壁立万仞，有强烈的视觉冲击。我的直觉感受是，它是可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寄托的一座山。从太行山上俯瞰红旗渠，你会感到它是一条精神之渠。这样的山这样的渠让我感到，中华民族是有巨大爆发力的，是没有啥事干不成的。”

初次踏访，李佩甫在林州住了半个月。红旗渠干渠总长70.6公里，他花了一天半时间从渠首走到渠尾，“走得通身大汗”。行走中吃了一顿农家饭，他感叹“农民太淳朴了，拿出了最好的菜炒鸡蛋招待，还执意不收钱。”李佩甫沿着红旗渠走，他留意到太行山的植被并不丰茂，有些地方还是光秃秃的，羊群散漫在山岭上。2006年，李佩甫再去红旗渠，他发现太行山的林木已长得郁郁葱葱，“环境愈来愈好了。”

修建红旗渠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，它留给林州的一份大礼是——培养出十万基建大军。为写作《红旗渠的儿女》剧本，李佩甫到京津陕等地走访了众多当年的施工人员。他发觉，当年修渠工地上质朴的农民工，其中有些人凭着过硬技术和吃苦耐劳的精神，“成了老板或大老板了”。

电视剧《红旗渠的故事》《红旗渠的儿女》，塑造了大批栩栩如生的角色，他们都有原型吗？“有原型，但电视剧中的人物都没用本名，我的剧本还是文学创作的虚构再造。”林州方言很难懂，这和林州人长期生活在山区息息相关。要和一个相对闭塞的环境“长期互动”，就形成了独特的发音习惯。李佩甫找了翻译，基本上每段话都要反复追问。李佩甫走访了一批因修渠受伤的百姓，他们身上没有“劳模”的光环，也没有受到特殊照顾，大家都是任劳任怨。李佩甫见过断了一只手的修渠农民，坐在自家院里，一边用单手剥着玉米，一边笑着平静地讲述着往事。

为什么会在中原出现红旗渠？

李佩甫说：“中原有太多苦难，我看河南各地老县志上，出现最多的字眼，是‘饥’‘大饥’。宋代之后，黄河连年泛滥，逃荒变成了河南人重要的生存技能。太行山里的林州人怎么办呢？离不开走不掉，就在‘小中求活，败中求生’。修渠，是生存的必须。”

为什么会在中原出现红旗渠精神？

“中原是受儒家文化浸润最深的地方。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，我认为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表达，也是人类精神最好的正向表达。‘忍’和‘韧’是中原文化的重要部分，吃苦耐劳、坚韧不拔、生生不息的红旗渠精神，就由此生发出来。”

20世纪60年代，我国国民经济曾遭遇严重困难。在当时的林县县委带领下，林县人民却凭借着红旗渠精神，完成了修建“人工天河”这个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。李佩甫感叹：“中华民族需要红旗渠精神，保持这种精神，才能越走越远、越走越宽。红旗渠精神和愚公移山精神一样，都是带有牺牲意义的死磕精神，是一磕到底的思路。”

1969年7月，红旗渠工程全部建成，至今已有54年时间了。李佩甫坦承“它的灌溉作用看似已不大了，但其精神意义远大于物质意义。”

这样的一条渠，其身上灌注的“自力更生，艰苦创业，团结协作，无私奉献”的红旗渠精神，不仅属于历史，更属于当代和未来。丰碑不朽，精神永恒！⑫5

回忆电视剧创作经历，李佩甫再度解读：

红旗渠精神何以诞生在中原